





第三五二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三朝北盟會編(三)

蜀鑑

炎微紀聞

宋徐夢莘撰……………一

宋郭允蹈撰……………四八一

明田汝成撰……………六〇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五至一百九十一

評校官庶吉士張溥

編修臣裴繼漢勳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錄監生臣胡森桂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五

徐夢莘撰

宋史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日甲申盡二十日壬寅

十一月一日甲申張戒奏金人遣使詔諭江南事金

人遣張通言為江南詔諭使前哲為明威將軍以副之

朝廷遣起居舍人范同為接伴使且入境甲申張戒以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一

臺官本職上殿因逮劉子云臣昨疏十二事陛下雖嘉

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遠回邀金

使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

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曹不得為孫權乎一

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所諭者何事敵

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臣觀金

使今日之事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不從臣為朝

廷計上策莫如峻辭拒之其次且勿遽渡江先問其官

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
尚可又曰臣自己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
臣今又謂和無成豈唯無成終必致侮亦願陛下計之
是日午漏戒再具奏曰臣昨十七日面奏臣觀今日朝
廷措置太后雖有可歸之機未必有得歸之理蒙聖問
何故臣奏乞候王倫回日為陛下謀之又云主戰主和
政如醫者喜用大寒大熱藥夫寒熱豈可專用一物用
藥貴對病議論貴中理臣謂今日和戰二議雖不可盡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二

廢要不可專主獨有嚴兵謹守此議可專主耳
三日乙酉張戒奏論和議利害乙酉張戒再奏大臣謀
國只當自勉不可使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
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適
以招敵也 禮部侍郎曾開奏論不當講和有報金
人遣張通古持詔而來禮部侍郎曾開以謂不當忘仇
讐而講和好乃具劄奏曰臣聞越王勾踐因夫椒之敗
棲于會稽切齒忿惋不忘報復雖卑辭厚禮臣妾于吳

奉幣實粟外示衰弱然勞身焦思坐卧仰瞻折節下士
陰為兵備者二十有二年乘吳之隙一舉而滅之會諸
侯而致貢于周橫行江淮號稱霸主此無他堅大志而
謀先定故也楚地方千里帶甲百萬戰勝攻取嘗雄于
諸侯而惑於張儀之言貪歸商於之地東絕強齊之好
西受暴秦之欺懷王入關而不歸項王逃歸而不恥甘
心侵侮日益顛錯土地感削國祚衰微終至併吞取笑
後世此無他貪近利而忘遠圖故也今金人之于國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三

秦人欺我之意而我之待彼也無越人報吳之心信其
說謀倖倖講和稽之前古為可憂致之今事為難信而
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且妄貶稱號損
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慟哭流涕哉書
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聽筮協從今欲鞏固宗社保守疆圉安輯黎元經畫
國事若陛下不先定志不去無益其何以成功乎夫敵
人之言不可信也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

然甚明之驗不待致諸古而可知況今金人之在京師者方見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置戰艦備獲糧蘭雙丁無非為入攻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耶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可決何必紛紛為他說乎竊聞金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釁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為心以楚為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四

一於自治使政事修于內兵將強于外則雖不求而自和矣貼黃云臣竊見金使之來所繫甚大內外臣僚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國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

十九日辛丑令侍從臺諫詳思講和利害條奏金國使張通古蕭哲入境上欲屈已就和已與秦檜議定更令侍從臺諫詳思條奏乃降旨曰有大金遣使至境朕

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禮部侍郎曾開奏不當講和右臣伏奉今月二十日詔旨云臣蒙器使叨冒侍從待罪禮司欲進一言特建一論則臣有僭越之罪今臣幸蒙詔訓條具利便以聞臣不避斧鉞之誅醜祖之罪極言切論之且金人之論議必不出此策欲窮我國欲慢我勢欲弱我兵講和而用事釋怨以興師臣恐此羈縻之道當思雪憤之恥臣伏見陛下三遣王倫迎梓宮費耗巨億終無梓宮之還臣子莫不聽信金國豈有講和之意是故歲中兩遣使者來臨欲議割地之禮今朝廷信此之言倫故傾心待之今陛下降睿旨條具來云欲使陛下委質于彼者且魏祖欲并孫吳諸將欲迎之魯肅建策于孫權曰肅可迎操將軍未可且肅迎之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不失作下曹執事將軍迎之將安歸乎且一孫權尚思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五

失作下曹執事將軍迎之將安歸乎且一孫權尚思一

戰終時吳國况陛下承藝祖撥亂戡定之區列聖秉成
守文之業豈不揆此恥也今敵建議增歲幣之語又是
奸詐也是故敵歲中多來此觀我橐而不操我策豈不
竭我力而慢我兵哉臣未喻其言也且歲幣乃邦賦之
餘則可以供之昔章聖不欲竭我力而付之敵富弼乃
議榷場之貨年有五十萬所收乃其地所入章聖故出聖
斷今遽得之故疆費用幾何陛下竭民之膏血而緝理
之京師乃諸夏之本也陛下豈不欲都以正人君之號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六

廢兵而專俟命於彼也皇天臨照此心事無不濟矣若
屈志于敵臣願刎頸以謝衆議願陛下察之臣具此數
言未盡愚心續當面謝進呈以聞謹奏 禮部侍郎曾
開罷為實文閣待制官祠曾開奏論不當講和與彼國
共事不報開見秦檜具言不可通和之狀檜不答開引
石晉奉契丹之禍以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
不知耶開以言不從乞即罷去遂除實文閣待制官祠
尹焞除禮部侍郎兼侍講 制曰得通賢而萬邦寧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上

舉逸民而天下服自季次原憲與游俠以爭先而蔣詡
薛方亦稱述之未廣流風既遠此道寢衰我得其人騶
諸近列具官尹焞口衆百氏腹笥九經先王遺言聞諸
師訓君子所養得自躬行益動靜之有度文開申公已老
屢辭加璧之招裴秀居申時赴追鋒之召奏篇送上聖
道益明顧茲素鑰之中謀我佚賢之地擢居宗伯仍
侍金華往其欽哉服我休命尹焞以太常少卿兼崇政
殿說書燦方以疾告在都中禮部侍郎曾開以待制官

祠罷去遂除煇為禮部侍郎除張綬為太常少卿煇即以太常少卿職事交代與綬力辭免乃以待制提舉萬壽觀

二十日壬寅兵部侍郎蕭權吏部尚書張燾條奏屈已就和利害兵部侍郎張燾奏准都省送到劄子一道云云臣竊惟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其言甚甘以為信然竊攷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甲兵之盛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其敵人之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議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為深仇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土厭兵為日久矣始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金主已死新主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

有理敢計果出于此可謂善自為謀矣此陛下所必信無疑故屈已而聽之也然茲事體至大振古所無豈敢能為實關天意臣請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又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則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其治亂興廢曷嘗不本于天我祖宗受命先有天下要世載德百數十年不幸至宣和間天下之亂極矣天用降禍于我國家以致靖康之變二帝播遷九族轉徙宗廟隳廢陵寢丘墟土地陷沒天下板蕩是豈人力能為哉上天假手於敵而已矣今敵一旦盡欲以歸于我亦宣人力之所能為哉高高在上必有監此者矣由是言之今日之議使天未悔禍則未見其可使天既悔禍則無所不可宣彼國所能輕哉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龍飛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薄行闕卒以無慮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金師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九

不逮矣伏願陛下姑少忍之蓋務自修蓋務自治蓋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夫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官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宣議姑惟聽之而無必信之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勢固難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禍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之事則亦無患乎不成若其初無此心二三之說責我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聖我復仇之志便當命將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過見也其他利害羣臣數能言之臣不復陳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于敵而取必于天也若乃畧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仇躬率臣民屈膝於彼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曰朕非不知此第興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

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實所不忍故不憚屈身以成和御第思之熹退遂有再上章之意吏部侍郎魏杞條奏屈已就和利害吏部侍郎魏杞奏臣准樞密院劄子聖旨以大金遣使至境意欲屈已就和令侍從一詳議思所宜條奏來上臣捧讀再四不覺涕泗之橫臆也仰惟陛下悼梓官之未還念母后之在遠傷陵寢宮闕之久稽汎掃思兄弟宗族之未得會聚痛南北兵民之未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誠有不得已者然臣聞天下大戒二事親惟孝事君惟忠所宜奉以周旋不可失墜者也陛下為親而屈孝誠至矣羣臣事陛下其得不盡忠乎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偽齊使之屈膝令受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金需于我謂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為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

戴一紀于茲天命有歸何藉于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需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為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故為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說詐之情固可見矣倘或輕易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使生兵隙子奪在彼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是又裹甲劫盟之智前史載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上

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金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金兵侵淮向矣天祚陛下之心六師解次江上力為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金人約再遣使大為誹謗之語陛下悟其用計使不復遣敵遂引去臣是時以居言路屢陳自治之策前後數千言不過內修政事外備強隣章疏具在可考而知今陛下因金使之來博詢在廷愚初不知和議曲折顧將何辭以對抑聞孟子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與三軍耳縉紳與民一體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戰國之大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已之事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為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也帝堯稽于衆捨已從人以成帝業符堅不從舉國之言終致淝水之敗利害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上

較然明甚固知陛下孝思之切力能就和而臣所言如此誠以陛下之深知不敢有隱以為已私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五

古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癸卯盡二十五日

丁未

二十一日癸卯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上疏是時侍從臺諫各以已見應詔旨奏聞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六

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同進劄子曰臣等聞之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故自古人君設施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和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為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故不憚一屈以建非常之功此陛下之聖孝也國人不可以為可者謂金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五

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以遽為卑辱之事以拂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族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言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為國日廢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其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于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有二難以立國乳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與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輿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心如此然朕不至為金所始方且審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六

二

問虛實無等謝館職官上疏論和議未便左奉議郎秘書省著作郎臣胡珵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勳貢外郎兼史館校勘臣朱松左朝散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張明左宣教郎秘書省著作佐郎臣凌景夏左奉議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常開左宣教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范如圭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于皇帝陛下臣聞聽魯仲連而罷新垣衍帝秦之議者魏安僖王是也甘商於之詐而受張儀割地之欺者楚懷王是也恭惟陛下聖明天縱博貫古今是周宣光武中興之主也豈有不及魏安僖王而下同楚懷王者哉臣之所弗信也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計開陞下方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是特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宋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或難臣曰子之言新垣衍張儀之說是也然今日之事且不與楚魏同何也王倫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言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杖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顙顙望之十年而未能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難使主上為是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韓秦倉卒之謀張儀捭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成皋之間常置太公祖上約高祖降矣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屈則分美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惟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

我訓兵積衆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之者故不得不為之和之說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金使之至無已時蓋坐弊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如是矣明年又如如是子產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情之兵屯戍不用鬱其憤憾緩急日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行成金之和使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行成割地之無厭故至于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金使講和之得策其禍豈可勝道哉而況敵國無厭所從來久恃強侮弱彼其志不在小豈可啗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疎矣彼以和之一事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因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讐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嘆之亦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閔之行受金人之侮不過曰使我

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未遑卹他臣恐聖慮未必得所求而禍生於意外之所未嘗防也豈可不為寒心哉信如道路之言則金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我一事耳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在淵聖皇帝何在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輕以萬乘之尊冒險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六

六

而微倖彼金人苟獲濟其不遜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疎遠小臣然予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祿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宰相秦檜方

主和議力贊屈己之說以為此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庭上從其議已定而外論紛然摩起以攻之檜大懼起居舍人勾龍如淵獻計於檜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屢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濟矣檜大悟遂擢勾龍如淵如為御史中丞人皆駭愕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六

七

二十五日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書曰臣謹按王倫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遽舉以使金專用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臣事金人南面稱王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敵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高監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國之天下祖宗之位為金國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金人則祖宗社稷之靈遂將不祀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敵有廟庭之宰輔盡為陪臣天下

士大夫皆當包羞泆忍不知有氣節而敵人無厭之
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不拜
讐敵堂堂大朝相率而拜讐敵曾不若童穉之羞而陛
下忍為之邪倫之意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
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亂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囑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
見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忘國誓讐而不報含
垢忍辱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而盡如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九

倫議天下後世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矧金人變計百出
而倫又以奸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一屈膝不可復伸國
勢凌夷不可復振可不為慟哭流涕長太息哉向者陛
下聞閭海道危如果卵尚不肯臣敵況今日國勢既振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如今日金人奔馳僞豫入寇固嘗
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渴口敗之于淮陰較
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不侔倘不得已而至于用

兵則吾豈遽出金人下哉今無故欲臣之屈萬乘之尊
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義不
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
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詢
詢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故謂不斬王
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故不足道也秦檜為心
腹大臣而不為之計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
於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等以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八十九

九

古議折檜檜乃厲聲折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
檜之遂非愼諫已自可知而乃建議命臺諫侍臣會議
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省侍從共分謗耳有識者皆
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管仲當齊桓時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南抑強楚西摧秦晉孔子嘉之秦檜大國之相獨不
能尊主庇民建萬全之策反含羞忍垢以求生耶則檜
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檜遂得參
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

否檜曰金可講和近日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日當拜
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三不答但云已令臺諫侍從
議之矣嗚呼身為參政不能贊佐大治徒取充位如此
若敵騎長驅近豈能折衝禦侮邪竊謂秦檜孫近亦可
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
三人頭竿之藁街聽臣之計竊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
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倍不然臣赴東海而
死寧能處於小朝廷而求活邪書奏市井間喧騰數日
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無罪可待乃復治事銓選
罷 王庶論和議劄付第一劄子曰臣竊聞王倫自金
國奉使回及金國遣使前來將到行在臣先奉聖諭前
來江淮措置邊防莫獲親詣黼座與聞國論臣承乏樞
庭不得默默自己輒貢愚衷冒瀆天聰臣聞無故請和
者謀也究觀金人侵軼歲逾一紀前來乘金勝之勢直
擣江淮我國之師未嘗不退縮以避其鋒逮至紹興甲
寅冬偽衆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致彼奔潰而去又

丙辰冬敵人傾國南向陛下再統六師歷江南表裏之
衝皇威大振偽豫始知所畏於是遣使告以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篤隣好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
之後彼其技窮跡露畏我國家乘間長驅故設此謀沮
我師銳氣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即遣使求梓宮往
返之間一年有半尚未與決固已墮彼計中又聞去年
金人以欺詐廢偽廈用事之人奔走四出百姓日虞朝
廷之受其欺誑衆情反側金人數輩在關中者若據煙
戍恐疑迫急莫甚于斯時若國家乘機會一麾則中原
雲合響應其深謀却顧不得不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
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敵使之來甘言厚貌不
出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若以淮為界則
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
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俟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
則東西四望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跡彼若誠實
與我乃故疆遺民豈可同偽豫之不恤尚應十年無征